

古树记趣

周子尧

车轮左转、右转，古树已然在望，家近了，心也就静了。

这是莲塘冲仅存的老青冈栎，虽然空心，却郁郁葱葱，枝繁叶茂。此树占地半亩有余，新叶报春夏遮阳，秋看丰年冬挡雪，据说看新叶的长势还能预测当年的旱涝，老人们都叫他神树，但我习惯叫古树。在大炼钢铁的年代，周围的大树都被砍掉，唯有古树，因为神奇，有幸保留了下来。树龄已不可考，村中老人说他们小时候古树便已是现在的模样。

三十年前，全村只有一条不宽的机耕道，古树位于村口，树下是路的分叉处，成为村民进出的必经之地。村子不大，二三十户人家，都姓周，上溯五代，是一个老祖宗。分叉口往内是错落、低矮的土砖屋，或三五户一起，或独门而居，最远的也在百步之内；向外是满眼的麦田，自高而低，是典型的梯田，只是下降的幅度不明显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不远处修了一座水库，叫老鸬水

库，一条灌溉用的水渠自古树下流过，村民在转弯处垒起石头、筑起了一道坝，妇女们平常便在此洗衣洗菜。

白天的古树是属于孩子们的。农村里没有独生子女，家里都是三两个孩子，白天家长们都在地里刨食，没有时间看娃。于是，夏秋两季，大人们在田里劳作，古树下便成了孩子们的嬉戏玩耍之处。男孩往往是聚在一起，脱衣褪裤，扑通扑通排队往水里跳，比谁水花溅的高；女孩子则文静得多，找一根绳子甩起来跳跳绳，或到树下找几颗大小差不多的小石头，两三个人玩“跑字”。玩累了，在树下随便找一处遮阳的地方，细数着叶缝中的彩蝶，听着知了亘古不变的童谣，便睡了。

太阳下山后，古树下便成了聊天聚会之所。大人们散工，炊烟便陆陆续续飘荡在院子，待到菜香味传出来，“呷饭哩”的声音从各家传出，大家便端起海碗，聚于古树下，来得早的占个石头坐下，来得晚的就蹲着。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，一年到头难见到荤菜，只有娃娃生日才炒个鸡蛋或

杀只鸡。灵泛的将蛋、肉埋在饭下，吃到最后，趁人不注意，一口送到嘴里，吃得急了，噎得脖子老粗，赶紧舀碗水吞下去；高调的则垒于碗尖，嘴巴巴得响，似乎生怕别人看不到，却趁着父母不注意，悄悄地将蛋、肉放到旁边流口水的小伙伴碗里。吃过了饭，男人们围在一起，或调侃一下谁今天出工不出力、一天还除不了半亩杂草。妇道人家则是家长里短，自家的侄子到了娶媳妇的年龄，问问谁婆家有没有合适的姑娘，谁家又得了个大胖小子。娃娃们却聚在老人身边，听他们讲陈年旧事。

等到月亮挂在了古树上，各家大人才拿着空碗、带上自家娃娃回去。昏黄的电灯陆续亮起，再熄灭，村里渐渐陷入了安静，偶有奶娃娃的哭声，便惊起了满院子的狗叫，再慢慢平息下来。

如今，当年的机耕道已硬化成了水泥路，老屋场上建起的新房一栋比一栋高，儿时的伙伴已成家立业，各奔西东。唯有古树，一如从前立在村口，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落叶，被风吹着，飘向远方。

神滩晚读

管洪芬

这个周末回老家，我下厨给父亲做了一顿好吃的，又和父亲聊了一会儿天，然后起身要离开的时候，父亲说：“等等，地里的小青菜可水嫩呢，你摘一点回去，炒着吃、做汤做馅都特别好。还有萝卜、大白菜、辣椒、大蒜，来了就都带点回去，在城里哪样不要花钱呢！”

也顾不上我是点头还是摇头，父亲已经提了菜篮子去了菜地，很快地，蔬菜整理整齐，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。和父亲挥手告别，紧赶着回家去接快要补课结束的女儿，等把女儿接回家，我又紧赶着做起了晚饭。女儿问我：“妈妈，今天晚饭我们吃什么？”我指着墙角那堆刚从车上提下来的蔬菜。

女儿摇摇头走了，我笑了。好像是多年的习惯了，每次回老家，总会带回很多的应季蔬菜。事实上，父亲年纪大了，我时常和他说：苦了一辈子了，现在年纪那么大了，就不要那么辛苦了，好好享几年清福吧！可父亲不听，他知道城里物价高，又想着我还背着房贷，还得抚养两个孩子，于是总觉得我在城里生活不易。父亲说：风烛残年，难堪大用，种点米、种点菜还是会的。也不理我的劝告和阻拦，把那些菜地种得满满当当，只要我来，他保准能有东西塞满车的后备箱。只要我不拒绝，他便高兴。

那就由他吧，只要他高兴，比什么都强。考虑到每次拿回来的蔬菜大同小异，担心女儿烦腻，我索性细心研究这些蔬菜的各种做法，用以迎合她们的口味。女儿喜欢吃馄饨，那些水嫩的青菜做馅是极好的；天天萝卜炖排骨也不是个味，我便学着网上的教程给她做成萝卜菜丸子当小零食……

最近父亲种菜的劲头更大了，他种西兰花，种茼蒿，这些都是我儿子特别喜欢吃。这次回去，我还看到父亲在门口的菜地里搭了矮棚，说下了西红柿种子。父亲说，估计不到五月份外孙和外孙女就能吃上新鲜的自家种的西红柿呢。忘不了我当时的瞠目结舌和无可奈何，甚至当时我都想过要说父亲几句，可想想终究又算了，父亲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忙，其实挺好的。

想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，一个女的从外面回老家，进门喊“爸”喊“妈”，尽管迎接她的是带着嗔怪的“你咋又回来蹭饭了”，那女的却嘻嘻哈哈笑得特别开心特别爽朗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爸爸妈妈在，家就在，爱就在，温暖也在。人到中年，最大的幸福是回家有爸妈叫。我希望父亲能感觉自己老有所用，所以愿意默许现在的一切：这样的蔬菜我愿一直吃，这样的爱我愿一直拥有。

餐桌上的亲情蔬菜

晨光

李昊天 摄



巧联句 出句

白雪铺宣梅着色

对句：

晴云作画日铃章(邵阳 罗乐洋)
寒风理发竹摇头(隆回 胡智宇)
翠荷执笔日铃章(隆回 文本受)
寒风吹号竹飞歌(武冈 周英明)
青松执笔鹤题诗(河北 瀚海)
青山织锦鸟飞梭(广西 小伙子)
蓝天作赋雁挥毫(辽宁 徐继昌)
黄鹂奏曲燕和声(福建 赖家福)
平湖凝镜柳梳妆(湖北 夏海兵)

要运用修辞手法方能出彩。罗乐洋先生的“晴云作画日铃章”比喻十分生动形象，晴朗的天空上，云朵变化万千，也像是在作画一般，那红红的太阳就像画幅上的印章。白雪红梅在地上作画，蓝天白云在天上作画，天地一画廊，美不胜收。瀚海先生的“青松执笔鹤题诗”也是想象奇特，中国人民把松树作为坚定、贞洁、长寿的象征，鹤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为是一等的文禽，仙鹤被认为是吉祥符号，松树和仙鹤组成的松鹤图寓意长寿吉祥。这个句子视为流水对更好理解：在白雪苍茫的大地上，梅花好像在宣纸上绽放，青松挺拔如笔，原来是鹤在题诗。意象唯美，亦有蕴涵。在这样的空间里，辽宁

徐继昌先生发现还有一群大雁出现在蓝天上，好像是在蓝色的宣纸上挥毫作赋，故曰：“蓝天作赋雁挥毫”，这种美丽的艺术想象最容易感染读者。

这次收到的对句很多，但绝大多数联友的对句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上不严密，如“青山列画雾笼纱”，前四字与后三字不能构成一个整体，给人有断意之感。另外，有的联友对句的情境不一致，如“乌云布阵雨发兵”，比喻恰当，拟人生动，内在逻辑严密，但与上边的情境和画面均不相宜。对联的上下边要相互对仗，甚至对立，故有“正对为劣，反对为优”之说，但整体上要统一，以和谐为美。

(邹宗德)

本期出句：雪飘欣递冬名片

(贵州 谭文庆)

对句请在 china-liandu.com.cn 联都网《邵阳晚报》巧联句专栏跟帖
截稿日期2021年1月15日。

点评：出句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。白雪皑皑，茫茫一片，就像铺展开来的宣纸，斗雪而开的梅花像画在宣纸上一样，白色的画面上着了彩，展现了一幅壮美的画卷。对句也需